

醉青春小说

饮一杯生命的酒，醉了青春

坠落尘埃的天使

zhui luo chen ai de tian shi

曹婷 著

现代都市情感小说，众多门户网站火爆转载中，
点击数逾百万！

天使坠落了……

何唯，一个随波逐流的年青律师
一段有始无终的爱情故事
一次堕落与救赎的痛苦历程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坠落尘埃的天使/曹婷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391-3614-1

I.坠... II.曹...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9586号

坠落尘埃的天使 / 曹婷 著

责任编辑 熊 焱 彭学军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80mm 1/32

印 张 8

书 号 ISBN 978-7-5391-3614-1/I·954

定 价 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个人简介

怎么又要写个人简介啊，伤脑筋。

我叫曹婷，女，1985年2月14日生于重庆。

我写文字一向比较随性，还得看心情，也会要求环境……害怕突然的命题作文。我喜欢我的文字随着我的思维乱飘，不受外界的牵引。

我复制一句我去年写的话：“至今没有获过什么拿得出手赚足虚荣的奖，也从不奢望。只想写点文字，感动自己，仅此。”

醉青春小说

饮一杯生命的酒，醉了青春

坠落尘埃的天使

曹婷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题记：

“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割两斤爱情……拿回去喂狗。”

.....

目 录

Content

6 / 第一章 没兴趣跟你比赛谁更难过

70 / 第二章 思念是一股突然漫过的香

121 / 第三章 干脆咱俩凑一块吧

194 / 第四章 失去的, 忘记了

244 / 第五章 那年我三十

86 81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楔子



我常想,任淡玉是一个天使。

温润、淡雅、宁静,像玉一般在不经意间透露着纯美,柔和而不凌厉,轻轻向她膘上一眼,都是一股从心底升上的舒服。

征婚是件再俗气不过的事,但顶着“亿万富翁”的头衔征婚的人实属不多,于是就冲着那个头衔,一呼万应。

天使本该在天界,吸食天地甘露,却也被那“亿万”二字吸引。

天使,便是这般,坠入尘埃。

第一章 没兴趣跟你比赛谁更难过

/

曹利鸿指名点姓地说,要见任淡玉,那么任淡玉肯定就貌若天仙。这也就让我对任淡玉多留了份心。

我见过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雅致地淡笑,不施脂粉,秀发柔软,在阳光下印出淡橙色的光环,发梢触肩处,微微弯卷。纯净的眸子里似乎能感觉到水波轻溢,不夹一丝尘世凡俗。

像个天使。

现下里,流行征婚,一些成功企业家,事业有成却没时间和精力再去追寻所谓的爱情,于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找寻如意的妻子。

曹利鸿就是这样的人,他中年丧妻,留有一子,在全国办了个征婚活动,“征婚启事”中有四个特大号的字——亿万富翁。

不过他那儿子的年龄已经到可以和老子共用一个后妈。

曹利鸿是亿万富翁,富翁征婚,我是代理律师。

律师本是个值得骄傲的职业,奈何阿蓝不以为然,阿蓝说:“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就是一个少女说她觉得律师都是很正直的人。”说这话时他那双贼眼总是“不经意”地瞟着我。

此次征婚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全国初选,前一百名到上海面试,当然所需费用全由曹利鸿报销。

曹利鸿平时很忙，一百个人他不可能个个都亲自见上一面，这就是有钱人的特权，相亲都要下面的人代理。当然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我。

我接触那些女孩后，觉得哪位合格，再推荐给曹利鸿（有种很爽的假想——老子玩过的女人再扔给你）。感觉是很美妙的，想象一下，就像古代皇帝选妃，我就是那画师。女孩们必定要讨好贿赂我，不然给她们画得奇丑或胡乱报道她们的三围……得罪我，让你永远见不着皇帝。

然后真正的主角曹利鸿才出场，撕开保鲜良好的神秘面纱，或一个电话，或请客吃饭，中意的留下待候，看不顺眼的就告诉我——富翁是不会当那恶人的，委婉谢绝的任务又交到我手上。

大多数女孩要么是在校生，要么有个一般的工作。20到25岁的年龄是女人花儿绽放的黄金阶段；20到25岁的美貌女子是男人梦里最终的归属。

于是当这群有着黄金年龄又戴着天使面具的女孩们摇摆着青春的身姿，出现在我眼前时，我觉得好笑——她们那神情姿态表现得好像自己是有着高贵灵魂的圣女。

如果说我是瞧不起这群来征婚的女孩，不如说我不满。我相当不满有人可以用金钱产权做诱饵，撒一个网，网下就聚集大量的美人鱼。

不过内心的想法我是不会在美女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我要做得像一位体贴周到的温情男人，照顾着每一个落选的、待候的、有机会的、担心被剔掉的……然后用我成熟幽默的形象逐一安慰。一边说

着你很好,很不错,很有机会。一边在心里用上帝赏赐给我的黑眼睛翻白眼。

应征者来了上海,我要代表曹利鸿请客吃饭。较多女孩聚在一起情况就比较有趣,有活泼抢风头做主角的;有文静不爱说话你一瞥她她就冲你羞涩一笑然后连忙转过脸的;还有独自坐在角落黯然处,孤芳自赏,幻想着人们注意到她的与众不同的……

以前梦寐以求的生活现在实现了还真不习惯。我想忠告那些幻想着每天美女环绕的男人们,一个女人是幸福,两个女人是艳福,三个女人是享福,再多了那就是一群娼妇。

接下来,过了一段相当忙碌的生活——穿最正派的西服,装得绅士而有见识,和各色美女见面,用我敏锐的嗅觉和观察力搜索谁已经偏离曹利鸿的要求。

这次征婚活动除了让我收入丰厚之外,还让我练就了一身受益匪浅的绝技——半径十米,动口不动手就能准确判别处女的真伪。

阿蓝得知后就雀跃,阿蓝说你已炼成火眼金睛啦!

阿蓝是个诗人。

大家肯定和我学生时代的想法一样,觉得诗人总该会和圣人沾上点关系,而普通人最佩服圣人的地方就是圣人能坐怀不乱。

和阿蓝接触后我很快更正了我的想法。几年社会的熏陶,诗人已经转化成愤青。

阿蓝知道我在帮富翁征婚后,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面也想去沾点美女的油水。我就骂他白痴。

“你个白痴,为女人值得吗?现在的新郎已经没有其他标准了。

一个钱字就能概括高大英俊温柔勇猛……”说完后觉得自己把很多都看破。

“得了吧,又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我坚信钱可以买春,却买不到春天!”诗人都是得了幻想症的人。

我看着他,觉得他阿蓝单纯得没救。

然后阿蓝就问我帮富豪选美女有什么好处。

我想了想说:“收的礼很多,差不多每个女人和我见面时都会送我些什么。”说完很得意,等着阿蓝羡慕的眼神。

谁知阿蓝瞟了我一眼,再问:“我是说,有没有女人为了嫁入豪门,把她的身体送给你?”

阿蓝这么一问,我就觉得他成熟了。

以前阿蓝很天真的,他的天真就表现在追女孩上。

阿蓝追女孩的方式原始得只有一种——守株待兔,在大街。

我常用富翁征婚,万人响应的例子告诫他:“没钱你就不要再到街上找女孩了,路边已经没有女孩了。”

刚开始他还不信,后来觉悟就晚了,照他的话说就是:

“当我对世间恍然时,我已经晃过了恋爱的季节。”说这句话时我们在喝酒,他把这句话吐得一波三折,还带点泪光,酒精作用下,于是得到大家的呼应。

这样一个阿蓝,迟钝而后知后觉,居然能问出有没有女人把身体送给我这种深刻的问题,我就觉得真是社会熏陶的功劳。

我说:“那些女人眼睛长在头顶上,她们能看上我?放心吧,不会有的,那种几率等于中彩票头等奖。”

然后阿蓝就流着口水说：“如果有的话，一定也带我去瞧瞧。让我见识一下，什么样的女人才会这样下流！”

我爽快答应。

昨天接到电话，任淡玉已经来到了上海，我和她约好了下午六点在外滩见面。

这天我正准备出门，就碰到了阿蓝，我俩相互见到的那一刹那都吓了一跳，以为看见了穿着高级正装的野狗。

“杰利亚穿在你身上就好像披着羊皮的狼。”阿蓝说。

“皮尔卡丹穿在你身上怎么看怎么像暴发户的儿子。”我也白了他一眼反击，然后我又拍着他的肩头说，“哥们，其实你用不着穿这么正式来见我的。”

阿蓝立即凑上来屁颠屁颠地说不是来见你，是想跟你去见传说中的天使。“你不是说今天要和任淡玉见面吗？这西服还是我特意向朋友借来的，妈的，那人特小气，居然怕我不还，还在袖口上写个名字！”阿蓝说着，挺郁闷地翻了翻衣袖，然后接着说，“对了，到时候你就说我是你的助理！”

连身份都替自己想好了，能不带他去吗？

一路上阿蓝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有脚臭闻闻就知道了。但是你怎么知道她是不是处女？”然后他又一个人抱着脑袋幻想，“要是可以尝试一下就好了。”

我就给了他一拳，我说你小子怎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见任淡玉之前先接待另一位应征者。

我和阿蓝在约定的地方等了半天，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才迈着



鼠步姗姗来迟。

这是个奇女子。面对我们时她发挥得很超然,忽冷忽热,时而假装深沉,时而故作活泼。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我们大家都在沉默时,她凝视天空半晌,传达给我一个忧郁的眼神,估计是不满一直没人赞扬她的另类,于是逼着她冒出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照理说阿蓝也是个诗人,应该会 and 这女子有共同话题。

但最后我是被阿蓝拽着逃跑的。

曹利鸿不会喜欢这种神经病的,删掉。

阿蓝虽然受了刺激,但秉着不见天使心不死的精神还是勉强陪着我等待任淡玉。

这时手机响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天使的声音。

天使对我说话了,天使说:

“喂,你好,我是任淡玉……”

天使的声音很轻柔,香甜,有黏性且柔嫩,像……煮熟的糯米。

许多时候我有着我的职业不允许的口拙,我形容女孩永远只会想到食物。不过很多年后,回想起第一次听见任淡玉的声音时脑子里的联想,还会止不住表扬自己形容得妙不可言。

已是傍晚。

二月的春风很快吹遍了大地,上海在春天的滋润下变成了一座花海。

我和阿蓝坐在外滩,等待天使任淡玉。看平均每秒出现一打的高频率美女从身边以不同的行走方式飘过,我就会觉得今天开在春

天里的百花,实在比面前的东方明珠更为靛眼——明珠是静止不动的,美女可以扭动着身姿向你卖弄风骚。

看到有两个漂亮的女孩在我们身边拍照时,兴奋的阿蓝就想扑上去,我止住他,我说阿蓝你清醒些,那些美女是瞧不起咱们这种打工仔的,那些有着上海户口的民工身价都比咱高。我努努嘴,指指帮女孩们拍照的那个民工长相的男人。

阿蓝就一声“唉”,叹得很绝望。

我就是在这时拿出任淡玉的照片的,我说还是来看看真正的美女吧。

阿蓝也是在这时提醒我,我随身带着富翁的女人的照片。

这个提醒让我有些慌乱,我不想有这类的暗示——她仅用美貌,就让我对她的欣赏超过了对她的轻视。我拼命想些任淡玉目前为止传达给我的除了美貌之外的其他优点,但是失败了。

痛心疾首地发现自己不过是个俗人。

正当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时,阿蓝抢过照片说:

“这女的果然是漂亮。”

“何止漂亮。”

“不过就是太大众化了。”

我瞟了他一眼我说你别表现得好像你有见过很多美女的经历一样。

“真的!”阿蓝瞪大眼睛,用手随便一指,“比如说那个女生,不就跟照片里的长得很像?”

我狠狠地瞟了他一眼,条件反射地随他手指的方向转过脸去,

瞬间,我漫不经心的心脏猛地揪了一下。

那女孩此时正靠在护栏边,穿着白色羽绒服,紧身牛仔裤,枣红色的高跟鞋,用一只脚支撑着身体重量,另一只则随意地用脚尖轻踮地上。上身看不出,不过就那双修长匀称的小腿弧度来看,身材绝对一流。她秀发柔软,在夕阳下印出淡橙色的光环,发梢触肩处,微微弯卷。

江边早春的风不急不缓,恰倒好处地吹起她披散在肩上的秀发,她时不时地用手拢一拢头发,露出精致柔媚的侧面。美丽的夕阳毫不吝啬地在她的发上镶了一圈金色的绒光,所以她比夕阳更美。

那时我渴望自己是钻进她上衣里的风,柔情地将她娇小的身躯包裹。

有的女人只配用一夜去消遣;有的女人,因为太美好,看一眼都觉得过分。毫无疑问,任淡玉就属于后者。我相当肯定,这个女孩,就是任淡玉。有谁能轻松随意,却如此完美地刻画出天使二字?当然只有上帝的女儿。

“喂,”阿蓝用手肘碰了我一下,“看美女也需要规则的!欣赏她们时含蓄点好不!”

我回过神来,转过脸一改刚才的柔情,没好气地说:“理由!”

“因为你把美女都看得不好意思了!”阿蓝说,“她不好意思,就走了。”

“什么!”

当我再次转过身去时,发现她真的走了。护栏已经将靠在它身上的人更新,刚才的美少女变成了一位留长发的中年男人。男人的